

科幻世界

星云 III

基因战争

DHEW 胡行 杨贵福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云 III

主编：姚海军

编辑：师博

设计：李益炯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云Ⅲ·基因战争 / DHEW 胡行 杨贵福 著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

ISBN 7-5364-5928-9

I. 星… II. ①D… ②胡… ③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104 号

星云Ⅲ·基因战争

著 者 DHEW 胡 行 杨贵福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晓雨
版面设计 李益炯
插 图 张晓雨 遥 霆 炎煌工作室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开 本 160mm × 228mm
印张 14.625 字数 22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ISBN 7-5364-5928-9/I · 94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录

基因战争

Dhew 2

飞呀飞

胡行 129

回忆苏格拉底

杨贵福 189

编辑手札

《科幻世界·星云》编辑部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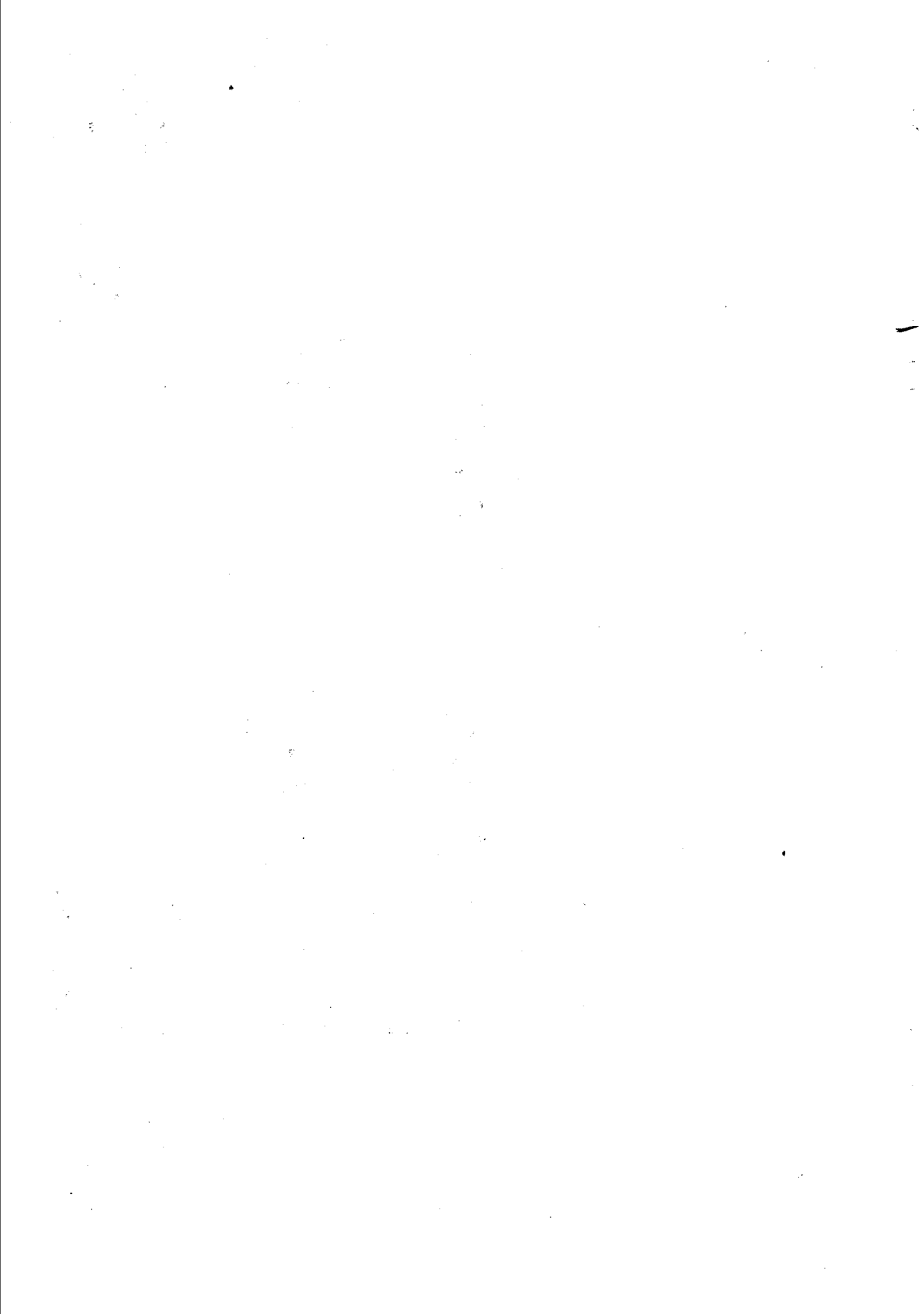
基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战争

Dhew



楔子

孟菲斯 里尔克区的一间酒吧 1:00 AM 2月14日

空气中满是酒精的甜香味，震耳欲聋的电子乐雨点般敲打着四壁。而这一切只是让簇拥在舞台前的男人们更加兴奋。数道光芒交错投射在舞台中央那名少女身上，她抬起上半身，微笑着把刚刚脱下来的皮质胸罩缠绕在指尖，等待着出价最高的“买家”。她皮肤白皙，身形瘦削，让人联想到被丢进狼群里的赤裸羔羊；偏偏神态又带着同龄女孩所没有的媚态，把台下的男人们撩拨得欲罢不能。

“洛丽塔^①！洛丽塔！”台下的看客们挥舞着手里的钞票，叫着女孩的名字，口哨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女孩躬下身把那件刚脱下来的衣物塞到一只高举着五十元美钞的手中，顺手抽出那张崭新的钞票，而那只手在收回战利品的同时，还不忘在她裸露的稚嫩胸部上揉了两把。女孩打开那只手，扭动着仍带些孩童气息的纤细臀部，将手移到了下身的皮质短裤上。台下的欢呼声更响了。

一名男子努力挤到台前，欲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塞到女孩的短裤里。女孩向阿瑟递了个眼神，直到后者向她点头示意不要紧，才让那男人把钞票塞进自己的皮质短裤中，甚至还合拢双腿做出欲拒还迎的样子夹住了他的手。台下的看客发出不满的吼声把这个该死的“幸运儿”拽了下来，更多的人则是伸手去掏钱包。

真是个小妖精。阿瑟·黑曼，这名里尔克区的流氓头子不无得意地这样想着。是他发现她的。当他看见这个叫伊安·尼科娃的女孩在那个东欧小国的街头上游荡的时候，一眼就看出她是一棵摇钱树。漂亮、天真，身材介乎女孩和女人之间。虽然不够聪明——她到现在还说不好英语，以至于阿瑟不得不替她买通移民局的检察官——可毕竟，她不是靠嘴吃饭的，当然，有时候也用得上嘴，只是不是用来说话的。

^①洛丽塔：俄裔美籍作家伏拉地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笔下的著名文学形象，常常被用来指代未成年少女的性吸引力。



按照惯例，阿瑟总是在女孩们表演几个月之后，就把她们卖给那些地下娼户，然后再去找新的女人，满足台下那些喜新厌旧的观众。可是，这女孩干得不坏，不是吗？三个月了，酒吧的收入只增不减，甚至连上流社区都有人专程跑来看这个叫洛丽塔的女孩。

阿瑟从没把经手的那些女人当作女人，可是这个女孩不一样。到现在为止，他还没舍得让别人碰她。就连刚才那个“百元大钞”的胆大妄为，也是看在那张百元大钞的份上。真奇怪，阿瑟疑惑地皱起眉毛，他说不清这女孩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她的天真无知？她的娇柔稚嫩？抑或仅仅是因为自己老了？阿瑟摇了摇头，决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可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叫洛丽塔呢？阿瑟灌了口啤酒。他没读过什么书，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有什么意义，也不好意思去问那些看起来读过很多书的人。反正，洛丽塔也是个不错的名字。伊安大概是随便把什么报纸上看来的名字当了艺名吧。

酒吧的门开了一下。门外的灯光涌了进来，有那么一瞬，男人们的叫声和口哨声、酒吧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仿佛从打开的门里漏出去了一样。阿瑟皱起眉毛看着光芒中的那几个身影。那是几个男孩，而看门的帕尔正在把几张钞票往兜里塞。

该死的！阿瑟·黑曼恼怒地站起身。总有一天他会把那个看门的混帐从里尔克区踢出去——只要给他塞几张钞票，他会把移民局的探员都放进来！

男孩们都是些小家伙，说不定是从附近的什么私立名校偷偷溜出来的，脸上都带着富家子弟那种可笑的天真神情。他们在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兴奋地东张西望着。旁边的几名顾客注意到他们的目光，小心地吹熄了自己桌上的蜡烛，大概是想避免被那些孩子看到。看到这一幕，阿瑟马上明白他必须把这些男孩赶出去。客人们会被他们弄得不舒服的。他大步流星地向那些男孩走过去，抓着其中一个的胳膊把他从座位上拽了起来。

“好了，小伙子们，我这儿不能接待未成年人，警局的那帮兔崽子会找我麻烦的。”

“我们在门口付了钱的！”一名男孩愤怒地吼道。

阿瑟随手拎起桌上的啤酒杯，把他劈头盖脸地浇了一记。“这杯我请。酒喝过了就快滚吧。兔崽子们。帕尔！”他转过头向守在门口的那名大汉打了个响指，“你收了他们的钱吗？”

“没有，当然没有，先生。您交代过。”那黑人壮汉挤出和他的肌肉不相称的谄笑。

“那就把他们扔出去。”阿瑟打了个手势，便转身向自己的位子走去，志得意满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凯撒。他避开了麻烦，给帕尔留了面子，把男孩们教训了一顿，还让那些上流社区来的绅士知道自己和那些惟利是图的家伙不一样。“嘿，那个女孩好像年纪不大。”一个略有点发胖的男孩说道。



阿瑟停了一下，皱起眉头。

“我们可以到警局去告你。”那个男孩自鸣得意地威胁道。

“安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男孩捅了下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子。可阿瑟咧开嘴笑了，他转身看着安汀，牙齿像刀子一样闪着光：“你想威胁我？”

男孩闭上了嘴。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了个一干二净。

“我在里尔克区混了二十年了，只有两个人敢这样威胁我！”阿瑟慢慢地摇着头，仿佛是在嘲笑那男孩的无知似的，“而那两个人已经在水道里烂成了一摊泥，小家伙，我保证，你的运气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帕尔！”阿瑟向看门人挥了挥手，示意他把门打开。

男孩们小心翼翼地后退去。那个叫安汀的家伙第一个冲出了门，剩下的都跟在后面，看上去像是一群急着从战场上开溜的逃兵。只有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孩留在了后面。等同伴都走出去之后，他转向阿瑟说道：“先生，请您原谅我们。我们不会再来了。”

只有这个男孩知道他要干什么，阿瑟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太晚了，孩子，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这里。”他掏出烟盒，转过头不再看他。然后帕尔把这男孩拽了出去。

阿瑟向守在酒吧另一侧的两名打手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跟着出去。这些男孩在他的领地里冒犯了他的尊严，他要把这些该死的小家伙打得连他们的爸妈都认不出来。这个里尔克区的流氓头子在门口站定，点着了烟，等着帕尔把那些男孩染血的牙齿送到眼前。

他没有等多久。从开启的门缝外传来拳头揍在肉上的沉闷响声。阿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才觉得心情平静下来。只有这种声音最能令他放松，从很久以前，当他还是里尔克区的一个小混混时就是如此。

他扔下烟头，用脚踩灭，随即打消了去看看那些男孩的念头，他已经对血肉模糊的面孔失去了兴趣。洛丽塔的演出快结束了。他还可以再喝一瓶啤酒，然后把她和钞票都带进卧室。门外的声音停了下来。阿瑟探出头，想要嘱咐手下把那些男孩拖到路边的小巷里去。就要结束营业了。他不想让那些绅士看到自己对那些男孩下了重手。可他随即呆在了那里。他的打手们正在地上翻滚呻吟着。

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孩背对着他站在几米外的道路上。别的男孩都不见了，只剩下他站在那里，打量着那些倒在地上的可怜的牺牲品。

“我的上帝啊。”阿瑟禁不住叫了出来。年轻时在生死边缘打滚的经验让他还来得及伸手到怀里掏枪。可握枪的手随即被人抓住了。对方的手掌并不大，力气却大得吓人。阿瑟觉得手像是被钳子夹住了。指骨不堪重负地一根根断裂，发出清脆的噼啪声。那声音让他直接晕了过去。





第一章

华盛顿 法律援助中心 7:00 AM 2月24日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格罗内·维尔特，他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又一次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桌上的纸张被他在睡梦中拂到了地上，像雪片一样洒得满地都是。

“啊，维尔特先生，你又把这里弄得一团糟了！”负责打扫办公室的，是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黑人妇女。眼下，这名矮胖的妇人正弯着腰站在门前，打量着混乱不堪的房间，“你知道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厨房里给妈妈帮忙的情景。”

“我很抱歉，维多利亚……”格罗内匆忙站起身，却只是带起了更多的纸片洒落在地上。

“行了行了，您还是老老实实坐着吧。他们给了我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打扫您的房间。”维多利亚放下手里的吸尘器。

“维多利亚，”格罗内咽了口唾沫，才强迫着自己继续说下去，“那个听证会，我们失败了。法官拒绝接受那名证人的证词，因为另一个州的一个法庭认为我们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他判我们藐视法庭。”

“哦，格罗内。”维多利亚摇摇头，伸出双臂将格罗内揽在怀里，年轻的律师不得不微微曲身才能把头靠在这黑人妇女的肩膀上。

“会好的。上帝创造世界都用了七天时间呢。”

格罗内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叹了口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甘愿作证的烟草公司技术员，指证烟草公司的总裁们早就知道烟草对人体的危害和成瘾性。格罗内和他的同僚在经费不足、取证困难、生命受到威胁的困境中，抵挡着烟草公司雇用的数千名律师的轰炸，终于走到了这一步。这已是他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可一个狂妄自大的法官毁了这一切。他不知道该对维多利亚说什么。这位黑人妇女的丈夫就是因为肺癌而去世的。在她看过丈夫已经变成黄黑色的肺之后就来司法部请求找一份工作，哪怕是扫地也好。而现在，她还在安慰格罗内。

“总有一天我们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的。”这黑人妇女拍着他的肩膀，像是拍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格罗内觉得眼睛有点湿润，他知道那不是因为彻夜未眠的关系。



“您应该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换一件新衬衫，然后就会觉得好多了。”维多利亚拍了拍他的脸颊，“不过，在那之前，我先去给您泡杯热可可。您把地上的纸片收拾一下。我可不想把什么国家机密用吸尘器带回去。”

格罗内苦笑了一下。这位黑人妇女始终坚信自己经手的都是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东西，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东西。诉烟草公司，诉石油公司，诉制药公司，诉汽车制造业。合众国政府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才能维护正义，还得时刻小心不要被国会的政客们从背后捅上一刀。民主，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或许人们选择独裁政治也情有可原……这位政府律师^①一面胡思乱想着，一面从地上捡起那些纸张。当他的目光触到那张名单时，不由得停了一下。

那是一张来自五十个州、一百名参议员的名单，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反复地涂涂抹抹之后，用红色的圆珠笔框了起来。他要把这张名单整理一下，把这些框起来的名字重新列出来——还要列出相关的文件来源。这都无关紧要。最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维尔特突然感到了由衷的自豪。维多利亚说得没有错。这一次，或许只有这一次，他手中正握着足以决定这国家命运的东西。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再次扫了一眼纸上的名字，随即把它塞到抽屉里。或者像维多利亚说的那样，他可以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换一件新衬衫。维多利亚一直坚信一件新衬衫能让人心情愉快，以至于格罗内也渐渐开始相信新衬衫的魔力了。

电话铃响了，这名律师抓起话筒：“华盛顿，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

话筒里传来一个略有点低沉的女声：“我要找格罗内·维尔特。”

“我就是。”

“你在调查参议院议员们的竞选资金来源？”

格罗内觉得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他向后倒在座椅上，脑袋里面翻来覆去转动着的只有一个念头——这女子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在听吗？”那女人问道。

“是的，我在听。”格罗内喃喃说道。

“我看过有关你和你在做的事情的资料。我手上有一些资料，我需要你把这些资料转交给有影响力的人。”

“等一下。”格罗内猛地直起身子，事情发生得很快，可他必须镇静下来，要按部就班地来，“你是谁？”

^①政府律师：美国讲究三权分立。其中，国会立法，总统执政，法院执法。烟草公司是否违法，是由法院说了算，而不是总统说了算。所以，政府必须提出诉讼，并证明烟草公司违法。为了对抗烟草公司庞大的律师团，政府也得雇用大量律师进行取证、撰写文档等工作。所以，格罗内·维尔特才有了份政府律师的工作。——作者注



那女声沉默了。

“你打电话找我，就要相信我。你是谁？”

“你可以叫我爱丽斯。”

格罗内耸了耸肩：“好吧，爱丽斯，那些资料是关于什么的？”

“我不能在电话里说。”那声音变得小心翼翼，大概询问她的名字让她警觉起来。

“爱丽斯。”年轻的律师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消息来源。从来没有。”

“办公室只有你一个人吗？”

“是的。”格罗内扫了眼门外，维多利亚还没有回来，“听着，如果你要把那些资料交给我，你就要相信我。”

“我可以把这些资料给你放在什么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在那之前，先告诉我，这些资料是关于什么的。”

那个声音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道：“你知道是谁在收买国会议员。资料就是有关他们正在做的一些研究的。哪怕是以科学为名，那些研究也绝对不可能被认可。”

她知道！格罗内愈发确信这一点了。因为对方提到了“研究”这个词，“好吧，爱丽斯，我们最好能碰个面。你的资料会帮上忙的，我也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如果不见面的话，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甚至不能让人相信这资料的合法性。”

“我们不能见面。”女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格罗内叹了口气，决定孤注一掷：“听着，爱丽斯。这对你我都很重要。法庭不能取信来源不明的资料。万一，我是说万一，需要就此提出诉讼，你是否愿意作为证人被法庭传唤，并说明资料来源？”

没有回答。

“我知道这很困难，证人通常要担很大的风险。但我们可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

“三年前和你一同进行这项调查的人还剩了几个？一个人心脏病突发，一个人发生车祸意外，一个人在劫案现场被匪徒开枪打死。现在只剩下你了。格罗内。”那女子用讥讽的口吻说道，“你知道他们有多么强大，你知道他们手上掌握着怎样的资源。你以为他们会规规矩矩地跟你在法庭上分胜负吗？不要跟我讲什么安全，格罗内，你连自己的处境都弄不明白。”说完，她“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格罗内看了话筒一阵子，像是要通过电话线看到那一头的女人似的。然后，他拨通电话找到接线员。

“特丽莎，能查一下刚才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是从哪里来的吗？”

“被匿名电话骚扰了？格罗内，如果你觉得会有人送邮包炸弹给你的话，请千万提



醒我一声。”特丽莎一面开着玩笑，一面轻快地敲击键盘，“孟菲斯城，一个公用电话。”

“谢谢。”

格罗内挂上电话，想像着一名女子放下电话，走出电话亭，径直穿过街道的样子，却怎么也想像不出那个女子的容貌。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格罗内一把抓起话筒，“爱丽斯，我们会保障你的安全。”

“爱丽斯？”电话里传来一名男子略带惊讶的声音。

格罗内恨恨地叹了口气。

“我是格罗内·维尔特，真抱歉，我在等一个电话。您是哪位？”

“安德鲁·坎贝尔。你在等电话吗？我可以待会儿打过来。”

“不用，我想那个电话不会来了，坎贝尔先生。如果您要找负责这个部门的凯文·马瑞律师的话……”

“不，我找你。格罗内，我想和你谈谈。你有时间吗？我们最好碰个面。”

格罗内觉得身边的空气像是在那一瞬间凝固了，这是怎样的一天啊，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然后是安德鲁·坎贝尔。但他随即回过神来：“我有时间，参议员。”

“既然我们都有空，不妨现在出发。宾夕法尼亚街和21街交会处的那间餐厅好吗？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经常在那里吃早饭。”

“好的，先生。”

格罗内·维尔特放下电话。他突然觉得自己置身的这个世界从未变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都有点头晕目眩。在法学院时，他并不是什么高材生，很少得到老师的赞赏，也没有在什么法律评论之类的刊物当过编辑；待拿到律师执照成为政府律师后，也没有得到多少抛头露面的机会，只是不断地从事一些文牍工作，打一些看起来永远不会结案而且胜算不大的官司。

三年前，他和同事开始调查参议院所有现任议员的竞选资金来源。虽然在开始调查时并没有抱什么期望，但就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结论是惊人的。当时和他一同开始调查的同事或已离职或已转任，只剩下格罗内继续这“疯狂的举动”。如果不是受某种责任感驱使的话，这位年轻的律师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那张名单扔进火里。

虽然到现在为止，这仍只是一个私人调查，但如果他公布手上的结论，传媒将会发疯，最高法院将会介入，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危机。相比之下，“格罗内”们正在和烟草公司打的官司反而会显得无关紧要。这不是年轻的政府律师格罗内·维尔特想要看到的结果。而且现在还不行，他还不敢确信，他不想被人当作笑话载入华盛顿政坛的史册中。可是那个女人打了个电话来。她说她知道这件事情。她知道。而且，在她看来，那些曾参与这项调查的人，他们的转任并非偶然。格罗内深深地吸了口气，禁止自己再想下去，随即把注意力转到眼前的事情上来。



安德鲁·坎贝尔亲自致电给他。

安德鲁·坎贝尔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党议员，是黑人、妇女团体、基因产业和传媒的宠儿；机智、风趣并且有大笔的竞选资金。在国会，他的影响力可能仅次于多数党领袖和总统。问题是，格罗内·维尔特一边套上大衣一边盘算着，他找自己干什么？安德鲁·坎贝尔为什么要亲自打电话来，而不是让手下安排一次会面？可能他正需要个帮手？不。格罗内苦笑着摇了摇头。那不可能。在华盛顿有数万名律师，他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那么——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格罗内不由得耸了耸肩，毕竟，安德鲁·坎贝尔的名字也在那张单子上。

当维多利亚端着热可可回来时，格罗内·维尔特已经离开了办公室。地上的纸片理所当然地仍散落在地上。这位黑人妇女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笑了。

华盛顿 宾夕法尼亚街上的一间餐馆 9:00 AM 2月24日

尽管格罗内已是尽快赶到，可安德鲁早已安坐在餐厅的一角了，以至于年轻的律师怀疑这位华盛顿的资深参议员就是在这餐厅里给他打的电话。安德鲁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银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正读着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旁边的餐桌上坐着两名穿黑西装的男子，看到格罗内靠近，一名男子谨慎地站起身示意他保持距离，直到参议员示意，才允许他靠近餐桌。

“坐吧，格罗内，别客气。”参议员拍拍身旁的座椅，示意年轻的律师坐下。参议员本人看起来比在电视上还年轻，而且更平易近人。格罗内有点受宠若惊。服务员端上咖啡后，他仍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我记得这里的炒蛋很不错，所以帮你也要了一份。希望他们没有换厨师。”安德鲁并没有注意格罗内的窘状，而是自顾自地打开菜单，仿佛只是和老朋友碰个面似的。

“参议员先生……”

“叫我安德鲁。”参议员微笑着打断他。

“好吧，安德鲁。”年轻人顿了顿才能继续说下去，“我不知道您……”

“格罗内，让我们长话短说吧。”参议员再次用那种令人无法拒绝的轻快语气打断了他，“我将会参加下一届的总统竞选，我希望你能来帮我。”

格罗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他所能想像到的最妙的原因，但是当那话语飞舞在空中时，他仍觉得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敲了一记，不由得盯着桌上的咖啡杯半天转不开眼睛。

“总统由于健康问题，将不会竞选连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时宣布支持我。我想，我们有很大机会在这场选战中取得胜利。毕竟，他在任上的时候干得不错，经济腾飞，失业率降低。选民会喜欢我们的。”



“可是，参议员先生，您为什么选择我呢？”

“格罗内，在大学时，你的父亲和我是同学。或许你不知道，但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着我老朋友儿子——你们经手的案子，所做的工作。我不能不承认，自己被你们的勤奋和你们所揭露的事实打动了。如果我当上总统，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烟草公司、枪支协会、过激的宗教团体开战。而我希望能在在这方面得到你的协助。”

年轻的律师觉得喉咙有点发干，不得不垂下头，借着侍者端盘子上来的间隙整理自己的思路。这机会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半个小时前他还在办公室里打着一场无望的战争，而现在，一名未来的总统和他们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好吧，安德鲁现在还不是总统，可他完全可能在竞选中获胜，他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可以在参议院发挥影响，可以在媒体面前公开谴责那些惟利是图的杂种。

“竞选的准备工作将在不久后展开。格罗内，我希望你能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我的竞选筹备小组，协助制定竞选政策。”

格罗内抬起头，参议员的话语中有什么隐隐触动了他。他还没捉摸透。

“我的工作，我还有几场官司要打。”年轻的律师喃喃地说，然后犹豫着继续道，“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参议员擦了擦嘴，直视着格罗内，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如果你说的工作是那项调查的话，格罗内，我希望你放弃它。”

格罗内瞪大了眼睛。

“放弃它。”安德鲁挥了挥手，仿佛只是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相信我，没有人会想知道你得出的那个结论的。”

“可这是事实。”格罗内没有费神去琢磨参议员是怎么知道他的“那项调查”的，而是近乎愤怒的争辩道，“整个国会正在被渗透。有人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个国家所信仰、所依赖、为之骄傲、为之存在的一切正受到威胁。”

“放弃它。”参议员灰色的眉毛拧到了一起，额头上的皱纹也变得更深了。

年轻的律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脸上露出被背叛了般的痛苦表情，“我以为您是来邀请我加入您的竞选班子呢。”

“我是来邀请你的。可是，你要放弃正在做的那项调查。”

格罗内觉得自己猛然从什么梦境中醒来，不禁为自己的天真感到暗自好笑。这就是他所憧憬的一切，一名总统候选人——他们就是让这样的人入主白宫，让这样的人维护、保护并捍卫宪法。他苦笑着慢慢向后靠在椅背上，“我早该想到的，您一向和他们走得很近。”

“我不能说得更详细了，但是你正在将自己置于危险中。格罗内，放弃吧。就当是你父亲的老友给你的忠告。”

“您的名字也在名单上。”格罗内慢慢地说道，饶有兴致地看着参议员的瞳孔在一